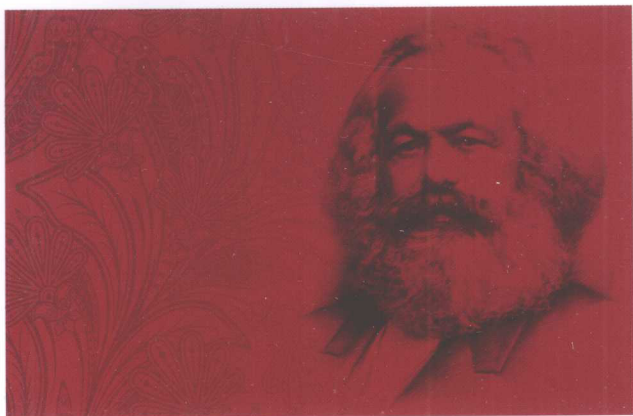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MARX AND MARXISM

【英】彼得·沃斯利 著
铁省林 许洋 译 张培刚 校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MARX AND MARXISM

【英】彼得·沃斯利 著
铁省林 许洋 译 张培刚 校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英)沃斯利(Worsley, P.)
著;铁省林,许洋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2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06631-2

I. ①马… II. ①沃…②铁…③许… III. ①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989 号

Marx and Marxism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by Routledge

© 2002 Peter Worsley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468

书 名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著 者	[英]彼得·沃斯利
译 者	铁省林 许 洋
责任编辑	花 蕾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5.875 插页 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31-2
定 价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21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会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国际性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六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而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厚度，以及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作何种指引? 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作某种程度的修正? 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前 言

vii

初看起来,在《社会学大师》(*Key Sociologists*)从书中收录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主题,并无充分的理由。马克思本人大概不会说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只是不那么情愿地承认“政治经济学家”甚或“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称号。总之,他不赞成他的追随者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述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学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目的是蒙上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改造社会。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把社会学看作一种社会科学,其主要目的是增进我们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的理解——而且这种知识也如他殷切希望的那样,允许我们将自己从最恶劣的社会安排中解放出来,那么,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影响将是至关重要的。的确,若无视马克思的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中的战略作用,要理解社会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可以说,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两人都是《社会学大师》丛书的传主)一道站在思想的十字路口,他们目睹了社会学从最初的社会哲学的繁杂混合体,到成为严格的社会科学的全



过程。

viii 马克思(在他的同道和朋友恩格斯的协助下)阐发了(最好可以称之为的)一种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导致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及其可能未来的社会经济理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奠定“科学基础”。简言之,这个理论由三个互相交错的主要部分构成,每一个部分实际上都探索了资本主义制度关键因素的运行方式。第一部分涉及到“经济”本身,并将其看作资本的产生和流通。第二部分探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组织,以及它如何支配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第三部分阐释环绕着社会和经济的“意识形态机构”的运作。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它所包含的三个部分,这个理论都在其最初的形态上和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阐发的种类繁多的后续形式上,深刻影响了许多社会学思想。

可以相当容易、准确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何渗透进社会学中——例如,确认有影响的著作和作者,以及像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这样的思潮。然而,不单社会学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应考虑到,作为一种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的确,可以说韦伯和涂尔干两人都至少部分地在回应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中阐发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学说,尽管他们两人都同时熟知马克思的“专门的”思想。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社会学思想或研究的要素,它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或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的严格“社会事实”所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明显地严重依赖马克思主义——或者作为概念或理论的源泉,或者作为主题,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单独和统一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集合,社会学(就此而言,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从中抽取现成的观念。相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对现代社会学的织锦有所贡献。彼得·沃斯利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多样的”和开放的特性作为它的基础。试图呈现一个没有被后来的解说或其思想的不同应用污染的“纯粹的”马克思,毫无意义。在这方面,沃斯利既指明了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对社会学具有如此强有力的影响的原因,也指明了这种思想在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若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多面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同时是一位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和其思想超越任何单一学科界限的思想家。

序言和致谢

ix

我感谢彼得·汉密尔顿(Peter Hamilton)、哈姆扎·阿拉维(Hamza Alavi)和泰多·沙宁(Teodor Shanin),他们读了初稿,并给予了价值不菲的评论;感谢琳达·奥莱伦肖(Linda Ollerenshaw)、珍妮·阿什顿(Jeanne Ashton)、詹妮丝·哈蒙德(Janice Hammond)和希拉里·托伯(Hilary Thorber),她们出色地打完了手稿。塞米·朱白达(Sami Zubaida)读了第二版的稿子。

感谢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公司(Lawrence & Wishart Ltd.)允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他们的《通信集》及马克思的《神圣家族》;感谢纽约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允许引用赫伯斯鲍姆(E. J. Hobsbawm)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97—1848*);感谢爱尔·麦修恩出版公司(Eyre Methuen Ltd.)允许引用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母亲》(‘The Mother’)中《共产主义颂》(‘In Praise of Communism’)一诗史蒂夫·古奇(Steve Gooch)的译文;以及感谢劳特利奇与凯根·保罗出版公司(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允许引用再版于阿诺德·罗斯(Arnold M. Rose)



编《人类行为与社会进程》(*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Process*)中赫伯特·布卢姆(Herbert Blumer)《社会及符号的相互作用》(‘*Societ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一文。

献给黛博拉(*Deborah*)和朱莉娅(*Julia*)及她们那一代人;感谢生命,给予了我如此之多。

——《社会主义之歌》

目 录

前 言	001
序言和致谢	001
导 论	001
第一章 思想原料及其综合	013
第二章 资本主义模式:英国政治经济学	040
第三章 社会进化	078
第四章 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	097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乌托邦	133
扩展阅读	145
索 引	150
译后记	172

导 论

1

De Omnibus Dubitandum (我们应当怀疑一切)——卡尔·马克思最喜爱的座右铭。

马克思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个思想家更多地影响了 20 世纪历史的进程。因此之故,他的思想促成了大量的文献,从革命者写就的目的是告诉人民如何革命的文本——如何继续马克思消灭资本主义、创造新型社会主义的使命,到致力于证明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例如,在我只身在英国写作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人宣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及其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分析一无是处。

这些攻击大多来自于专业学者。政治家一般以不同于理论著作的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认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制造着日益增长的文献,他们也主要是专业学者。还有第三种类型:“马克思学者”(Marxologists)。他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像研究任何其他思想家一样研究马克思,有时作为观念史中的个案研究,有时甚至以考古的方式研究,而不大关心他的思想的社会作用,并且常常无需在政

2



治上认同于马克思。许多马克思学的学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对另外的人来说，马克思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甚至是一个其著作错误百出的稀奇古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就难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仍旧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充分地说明了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用列宁的话来说，“怎么办”）。然而，在马克思自己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影响甚微。只是他死后，西方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党才在德国产生。其后，除了意大利和法国之外，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掌握群众”。它所扎根的地方一直是受制于工业化强国的贫穷农业国。例如，1921年，《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当时它共有57名成员。五年后，它领导了广东大罢工；不到三十年，它就取得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政权。另一方面，英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大约有2.5万名成员；根据一则黑色幽默，美国共产党在麦卡锡（McCarthy）时代大概主要由联邦调查局的成员组成。

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甚至在西方也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尽管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从政治上改变资本主义，但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则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之外，它已然扎根于大众之中；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它却通常活跃于大学而非工会中——仍然是除意大利和法国之外。这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和西方之外蓬勃发展的种种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不管他撰写的是什么样的论题，甚至像辩证法这样的哲学论题，都非常易懂，因为他总是试图尽可能简洁明了地让农民和受过极

少教育的普通党员读得懂。相反，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

在这本小书中，我将认真地对待两者，尽管我蔑视后者的矫揉造作，蔑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轻视在西方之外兴旺发达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过于单纯而非朴素。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和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看成纯粹偶然的思想事件？相反，我们必须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自身置于其社会和政治场景中，对它提出如下社会学问题：哪种人掌握它，他们强调它的哪些内容，以及他们如何应用它。在西方，青年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通常产生影响的理论就越深奥。马克思早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抽象思想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指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迂回的方式发展起来。因为德国经济非常落后，它的政治发展迟缓，人的行动在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世界中四处碰壁。因而，被压抑的创造性心灵的力量转向了纯粹思想：唯心主义哲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风雨飘摇，在冷战期间遭到强烈的压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却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复兴。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大量杰出的研究，但那些精通理论的人——有别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世界的人——其主要特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化，而且追求时髦，包括经常尝试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弗洛伊德）那里借用理论，对明显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补充。大多数这样的结合并不成功。

很长一个时期内，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捍卫刚刚萌



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也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驱——苏联。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拒斥资产阶级思想的任何污染。但今天,“第二”(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乃至共产主义国家重新回到了敌对状态。确实,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和俄国,开始正式地互相将对方看作比资本主义更凶恶的敌人。1949年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斯大林成功地控制了东欧的新兴共产主义国家和中国。但1949年之后,南斯拉夫,继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与莫斯科疏远开来,而罗马尼亚则在外交政策上日益独立。依然新生和弱小的共产主义国家,如越南和古巴,极度需要外来援助;它们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党一道,在特殊压力下选择它们所认同的主要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它们试图抵御这种压力,在敌对的大国之间寻找平衡点,但它们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际依赖性,迫使像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国家最终投向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怀抱。

然而,它们仍然极度渴望保持它们以鲜血为代价从资本主义统治中争得的独立,因为这些政治制度并不是由红军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东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南斯拉夫和波兰是重要的例外);在长期的流血斗争中,它们造就了自豪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不大可能消除这种民族主义。经过激烈的争论,苏联最终容许每个国家都可以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共产主义,而这种特色是其独特的历史、习俗和由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结晶。在西欧,它甚至包括促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尤其是政党间的自由竞争,选举出来的政府,以及维护公民的自由。迄今为止,共产主义已经发展成一个“多中心的”现象。

在这些变化了的情况下，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于一个世纪前在一系列论著中主张的可以发现一切真理的观念，日益不合时宜了。我将指出，那些论著无论如何，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含糊不清，在其他问题上明显不当。在20世纪30年代确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毫无困难：在对所有对立面进行残酷的清洗之后，为了巩固其意识形态控制，斯大林在1935年发行的《联共（布）党史教程》（*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短期培训班”上，以及他所写的出版于1941年的文集《论列宁主义基础》（*Foundations of Leninism*）中，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解释。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派，被指责为伪装起来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的领导人惨遭杀害。

那种意识形态权威及支持它的权力，一去不复返了。“修正主义”从其与当今不同国家条件关联程度的角度出发，批判地看待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东西。但它在斯大林时期遭到残酷的镇压，尽管甚至那时也有人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人连斯大林也难以控制——尤其是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然而，墨索里尼却做到了斯大林做不到的事情：他令葛兰西沉默了“二十年”。葛兰西最伟大的著作写于监狱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公开问世。

1953年斯大林死后，修正主义蔓延开来。许多共产主义者开始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考察看作一种思想和政治的责任，而非一种罪行。无论如何，这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这样做，不能自己。然而，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适应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